

透明

蒋一谈 / 著

发生

跑步

TRANSPARENT

在酒楼上

地道战

故乡

二泉不映月

透明

夜空为什么那么黑

岸边随想



TRANSPARENT

I247.7

1597

014034381

透明

蒋一谈 / 著



北航

C1722715

中信出版社·CHINACITICPRESS

I247.7
159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透明 / 蒋一谈著. ——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 2014.4

ISBN 978-7-5086-4479-0

I . ①透… II . ①蒋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
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2301 号

透 明

著 者 : 蒋一谈

策划推广 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 :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 : 850mm×1168mm 1/32 印 张 : 6 字 数 : 150 千字

版 次 :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: 2014 年 4 月第 1 版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 : 978-7-5086-4479-0 / I · 497

定 价 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 : 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 : 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只有认命

才能保有尊严

| 目录

发生	1
故乡	37
二泉不映月	59
跑步	71
地道战	95
在酒楼上	105
夜空为什么那么黑	135
透明	153
岸边随想 (后记)	179

发生

雨落下来，开始是凌乱的，后来变得有节奏了。他站在胡同口，默默看着几个工人站在烟囱顶端挥动铁锤，碎砖卷起的烟尘在雨雾里四散飘落。这根大烟囱是在他三十五岁那年竖起来的，如今三十四年过去了，街道和周围的建筑物变了又变，胡同也在变，那些临街的平房变成了一间间小商铺，而胡同里面那些老旧的房屋，等待着随时被拆除的命运。

去年春天的一个傍晚，他也是站在这个位置，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女生走过来，停下脚步，专注地望着烟囱。一个女孩说：“顾城十二岁的时候写过一首《烟囱》的诗歌，你还记得吗？”另一个女孩说：“记不全了。”问话的女孩轻声念道：“烟囱犹如平底耸立起来的巨人 / 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 / 不断地吸着烟卷 / 思索着一件谁也不知道的事情……”女孩眯起眼睛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几个老街坊走过来，一边说话，一边感叹。

“拆了烟囱，咱们这条胡同也快拆了吧……”

“还真舍不得。”

“住楼房也挺好的。”

“我不稀罕楼房，我愿意住在这儿。”

“听说，前面那个寺庙也会被拆掉。”

“不可能吧？”

“那座寺庙上百年了，我奶奶小时候就在里面烧香。”

“唉……”

“拆就拆吧，我们也拦不住。”

他在一旁听着，没有加入对话，心里有些伤怀。

雨更大了。他往房檐里面挪了挪身子。一个戴黄帽子的工人边抽烟边跟路人打趣：“这年头，啥事都有啊。刚才有个姑娘，想买从烟囱上拆下来的砖头，买七十二块，有零有整，我们工头要了她五百块钱。”工人呲着牙，伸出五根手指头，“这姑娘没还价。买这些旧砖头干啥啊！”

雨打湿了路面，现在正在慢慢溅湿他的鞋面，他只是看着，没有把脚缩回去。春天的雨是温润的。他伸出手，触碰着雨丝。他这样想，如果时间在这个季节停下来也是挺好的，时间停下来了，一切也都停下来了，大家也都安生了。

他叹了口气，眼神有些恍惚。三年前，妻子去世之后，他看待世界的眼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他突然发觉自己老了，虚弱了，思维的能力被生生掠去了一大半。家里有三面镜子，一面在墙上挂了二十多年，一面放在桌上，一面摆在女儿的房间。他收起了桌上的镜子，放进了衣橱；那面固定在墙上的镜子，拆下来可能会裂掉，所以他尽可能视而不见——他不想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乱蓬蓬的头发和日渐衰败的脸。前年秋天，女儿出嫁后，家里只剩

下了他一个人。女儿希望他把那间空房租出去，拿租金报名参加夕阳红旅行社，去外面散散心。女儿暗示过他，要是他还想找一老伴，她会不太乐意，但也不会阻拦。他没有把空房租出去，也没有找老伴的心思，他只是想，女儿的房间在，屋里的摆设，他什么时候想女儿了，可以打开房门进去坐一坐、看一看，这样心情会好受些。

昨天晚上，他一个人看电视剧，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垂死男人对女儿说：“人这一生，十年是一张，花一张少一张，我还没花完七张，老天爷就把我的账号给封了……”男人的话像一块大石头，堵住了他的胸口。他关了电视，坐在院子里，坐了很长时间，觉得自己就像一根孤独的干木头。人这一生，既无常又没意思。他抬起头，看着夜空的月亮，好像看见妻子临死前痛苦的脸。他现在唯一遗憾的只有一件事：三年前，看着妻子躺在病床上活活受罪，他毫无办法，只能偷偷抹眼泪，像个废物。

这一夜，他躺在床上，昏昏沉沉的。半梦半醒的滋味已是常态，他吃了两粒安眠药，总算睡到了天亮。他望着灰蒙蒙的窗外，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一天该怎么过。吃饭、睡觉、看书、看电视、出去散步，无非就是这些。女儿出嫁前，他为女儿做饭洗衣，等女儿下班推门回家，叫他一声爸爸，心里有实在感。现在女儿出嫁了，他感觉自己的脚和手悬空了，生活的重心消失了，他不再有心情推开厨房门，做饭、吃饭的时间不再规律，他也不愿意主动去街坊邻居家串门聊天——都认识几十年了，还能聊什么呢？

简单洗漱后，他走出家门，走进胡同口的小吃店，买了一根

油条、一份咸菜，喝了一碗豆腐脑。他抬起头，烟囱在一夜之间完全消失了。现在，他的视线已经没有烟囱阻挡，可以望得更远，可是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
天空彻底放晴了。他把被褥抱到院子里，挂在绳子上晾晒，做完这几个动作，后背竟出了汗。他在椅子上坐下，拿出一根烟，一个女孩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女孩推着一辆自行车，摇摇晃晃的，车筐里有不少东西。她停稳自行车，走到邻居家门口，开始敲门。她轻声敲了两下，等待了几秒钟，又敲了两下，不经意回头看见了他，淡淡一笑。

“姑娘，这家人不常在城里住，现在可能在郊外。”他说。

“哦……”她后退半步，看着他，问道：“叔叔，那你家是47号，对吗？”她的声音很好听。他点点头。女孩从车筐里拿起一个用报纸缠裹的东西，慢慢走过来。他站起身，看着女孩，觉得女孩的年龄比自己的女儿小一些。

“叔叔，这是给你的。”女孩把手里的东西递过来。

“什么？”他有点意外。

女孩打开报纸，他看见一块红色的砖和一张烟囱的照片。砖面上写着一行字：豆瓣胡同四十七号。他接过红砖和照片，心里不是很明白。

“叔叔，你在这儿住了多少年？”

“四十多年了。”

“这块砖……是从大烟囱身上拆下来的。”

“哦……”他还是有点迷惑。

“我想送给你。”女孩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想……把烟囱的记忆留在你家里。”

他眨眨眼，忽然明白了。“好，好！”

“谢谢。”

他笑着摆摆手。“不用谢。”

“得谢谢你，因为你帮我完成了一次艺术活动。”

“艺术活动？”

女孩点点头。“在这条胡同里，住着七十二户人家，我买了七十二块砖，一家一家送过去，我已经送了四十七块砖，四十七幅照片了。”

七十二户人家。他在胡同里住了这么久，今天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确切数字。不过，他也知道，这几年，很多老街坊把房子租了出去，胡同里住了不少外地人。“姑娘，坐，坐，喝杯茶。”他搬来椅子，让女孩坐下。他在一旁倒水的时候，女孩说：“两个月前，我看新闻，知道豆瓣胡同前面的烟囱要拆除了，我就在胡同里租了一间小房子，准备这个艺术活动。”

“就你一个人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些砖很沉的。”

“没事，为了艺术，我不怕累。”

艺术。这个字眼扎进他的脑仁。在他的意识深处，只有绘画、

音乐、电影、雕塑和文学作品，才是艺术。他把水杯放在小桌上，再次端详手里的这块砖。“艺术……我不是太明白……”他有些不好意思，“你这是什么艺术活动？”

“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艺术。”

“从生活中来……到生活中去……”他小声念着这句话，想起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，从农村中来……到农村中去……他笑了笑，点上一根烟。

“叔叔，艺术是无处不在的，就像生活一样……艺术也和生活一样，也都会消失，成为回忆。”

女孩的话让他想了又想，还是没有完全理解。

“你在这儿租了房？”

“特小的房间，写字、放砖用的。砖放在外面，我怕淋湿了。我住在十五号院。”

十五号院离他这里不远。他点点头。

“叔叔，你拿着砖和照片，我想拍张照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，好。”他发现女孩的胳膊肘有好几条划痕，还粘了不少红色粉末。

女孩拍完照片，站起身。“我得走了……对了，叔叔，我想把你邻居家的这块砖放你这里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麻烦你送一下，好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“谢谢叔叔。”

女孩把那块砖拿过来放在桌上，脸上挂着笑，女孩脸上的汗

珠似乎也在笑。他看着女孩推着自行车往外走，心情感觉到了舒朗。他突然想起什么，对女孩大声说道：“姑娘，如果其他家没人，你就把砖头放我这里吧，我帮你送。”女孩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他，抿紧嘴唇，用力点了点头。

他摩挲着砖头和照片，内心五味杂陈。整整三十四年过去了。他住在这条胡同，在这里结了婚，有了女儿，女儿长大了，妻子去世了，这根烟囱见证了他从一个小伙子慢慢步入了老年光景。男人老了，心里的那股劲儿也消退了，他只是没想到，这股劲儿会消失得那么快，好像对他一点也不留恋，好像在他身体里生活了几十年，腻味了，想尽快逃离他。

他把红砖和照片放在书架上，琢磨着女孩的话：艺术和生活一样，无处不在……艺术也和生活一样，都会消失，成为回忆……他眯着眼，思来想去。

傍晚时分，女儿回到了家，给他带来了平常爱吃的带鱼。他非常高兴，在狭小的厨房里为女儿炒菜做饭。女儿看见书架上的红砖和照片，扭头说道：“爸，你也有这砖头啊。”

“一个姑娘送来的。搞艺术的。”

“她没骗你钱吧？”

“骗我钱？”他脸上带着笑，小声念叨了一句。

“我刚才听见他们在说砖头的事儿。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说那个女孩怪兮兮的，还有人把砖头和照片扔出来了。”

他放下手里的刀，提高声音说道：“说这话的肯定是外地人，他们不懂，别听他们乱说，我觉得女孩挺好的，人家在做艺术。”

“艺术？”女儿笑出了声，“咱们这条胡同还有艺术？”

他不再说什么。锅里的油翻滚着，等着他把带鱼放进去。女儿一边翻看手机，一边说：“爸，我今天不在家吃晚饭了，老板刚发来短信，让我去陪客户。我走了。”他看着翻滚的油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听见女儿的脚步声越来越远了，他叹了口气，伸手关了煤气，找出保鲜袋，把带鱼装进去，然后走进屋把保鲜袋放进了冰箱。

他洗手，不停地洗手，好像洗手是他今晚最重要的事。他顺手洗了一把脸，也不擦，让水珠顺着皱纹往下淌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他听见了谁家的欢声笑语，心里更显空落。他打开电视，调了几个频道，又把电视关上了。屋里非常安静。他和妻子的合影照摆在衣橱上面，妻子笑吟吟地望着他，似乎在跟他说话：“我在那边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”此刻，只有抽烟能平复心情，他抓起烟盒，烟盒空了，他继续找烟，烟盒还是空的，他忽然气急败坏起来，一脚踢翻了小板凳，愣愣地站在那儿。或许过了两三分钟，他慢慢弯下腰，扶正小板凳，走出屋门买烟。大街上都是来来往往的陌生人。

夜色彻底笼罩了整条胡同。他没有目标地往前走，或许过了两三个十字路口，他随着人流右拐，穿过斑马线，接着往左拐去。不知不觉，他走到了护城河边，那里人头攒动，看不清人脸。他

顺着栏杆走下去，在一个僻静地停下脚步。河面倒映着对岸楼顶上的霓虹灯，灯光组合出的图形随波荡漾，一会儿模糊，一会儿清晰。他看着河面，眼神开始发虚，那些光影似乎在向他发出暗示和诱惑，老伴走了，女儿大了，也没什么牵挂了，跳下来吧，跳下来吧……他闭上眼睛，脚底下轻飘飘的，有一股力量正在生成，想托举他跨过栏杆，耳边的蚊子好像也在为他欢呼，他感受到了轻盈，同时感受到了深深的哀伤……三四个相互追逐的孩子撞醒了他，他抓紧栏杆，身体半蹲下来，额头上汗涔涔的。他不敢在岸边继续停留，急急忙忙走到路边，拦住了一辆三轮车。

他没有感受到死亡的解脱，也没有感受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。城市的光影在眼前晃悠，这些绚烂和迷人的气息跟他毫无关系。三轮车夫一路蹬踏，嘴里哼着小曲，他忽然很羡慕眼前这个靠卖力气赚钱的年轻男人，他有家人要养活，这是他继续生活下去的最大理由。事实上，在过去的年月里，他吃过很多苦，也没有赚过很多钱，日子一天接着一天，却是实实在在的。他闭上眼睛，想大醉一场。

他在胡同口下了车，多付了一倍的车费，三轮车夫很诧异，他摆了摆手。街上灯光明亮，胡同里显得灰暗，众多的飞蛾扑向墙上的灯泡。他忽然想去看看那个女孩，她住在十五号院，就在前面菜市场左边的小胡同里。他加快速度往前走。十五号院是一个大杂院，大门敞开着，一条小狗蹲在那儿，朝他摇尾巴。他顺着亮灯的窗户往里走，一个女人正好推门出来，差一点发出尖叫。“你……你找谁……”她的声音在发抖。

“我住在前面……来找一个朋友……”

女人似乎认出了他，在暗影里点了点头，随后拉上了门。

他继续往里走，看见一小扇亮灯的窗户。他轻手轻脚走过去，看见女孩正在砖上写字，心脏竟怦怦跳动起来。女孩忽然伸了个懒腰，他急忙屏住呼吸，后退了半步。他再次慢慢靠前，移动视线，发现桌上的方便面、半瓶矿泉水和一包打开的饼干。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，有一刻，他想出去给女孩买点吃的，可是又觉得太唐突；他也不敢敲门，生怕惊扰了女孩。他犹豫了好久，最后决定转身离开。

他是带着笑离开的。胡同里没有了人影，也没有更多的光照，一块砖头绊了他一下，他没有像往日那样骂骂咧咧的，而是弯下身拾起半截砖头。借着胡同里的光，他看见写在砖头上的四个字：豆瓣胡同。门牌号不见了。他知道，这是一块被人扔掉的砖。他往家走，邻居家的灯光还是没亮，他在门前侧耳听了一会儿，没有听见其他声音。回到家，他在屋子里站了好一会儿，脑子里一直闪现着女孩的身影。他洗漱完毕，在床上躺下，女孩的影子还在眼前晃悠。隐隐的春雷从天际传来，好像又要下雨了。他闭着眼，嘴角带着笑意，等他慢慢睡着的时候，已是子夜时分。

雨在前半夜飘落下来，静悄悄的。第二天早晨，雨停歇了。他忽然在半梦半醒之间听见了女孩的声音：“叔叔……你在家吗？”他马上清醒了，急忙坐起身，回应道：“在！在！”他下床穿衣，揉了揉脸，用力整理头发，打开了房门，没看见女孩的